

目 录

贵州军阀火拼的回忆·····	王泽生
吕麟书 喻仲衡 (1)	
盘县解放前两个贪污县长——一滑一笨·····	吕麟书 (10)
从创办到立案之间的盘县中学·····	张凤祥 (21)
回忆盘中·····	唐荣涛 (43)
我所知道的盘中·····	倪春生 (52)
红军经过盘城的情况·····	项玉昆 (57)
回忆红军经过盘城的情况·····	章仲明 (60)
盘县美国陆军车站罪行回忆·····	唐荣涛整理 (62)
盘县归根道的内幕·····	李中贤 (65)
回忆邹毅洪·····	章仲明 (80)
伪盘县参议会雷王之争·····	毛子显 (82)
伪盘县地方法院的回忆·····	章仲明 (85)
七冤坟的惨事·····	卢宜之 (88)

贵州军伐火拼的回忆

一、火拼的起因

周西成、李小炎同是贵州军阀袁祖铭的部属，周西成兼贵州省主席，坐镇贵阳，李小炎随袁率队出湘。

一九二六年阴历腊月二十七日，袁祖铭在常德被湘军解决身死后，李就收容一部黔军，进驻鄂西，始则号称师长，继则伪中央委他为四十三军军长，委周西成为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此时黔军实力，除王天培的第十军北伐到徐州被蒋介石残杀部队分化不计外，在贵州则有二十五军周西成，在湖北则有四十三军李小炎。

从周氏盘踞贵州起，各自为政，跋扈专横，目无中央。蒋介石派来办党的李一之、商文立、张道藩等，因中央给他们的密电而不公开翻译，引起李一之被周暗杀，商、张下狱，（后来张道藩当宣传部长时，曾经编有一部“密电码”的电影片讽刺周西成）在当时多事情况下，中央对周西成亦莫可奈何。李小炎则不然，事事服从中央，特别是在打唐生智时卖力不小，中央有意培植他到贵州，但又不能明令免去周西成的职务，只好暗示他来争夺，让他们鬼打鬼，反正是消灭

杂色部队，这就是造成火拼的原因。这台祸事，贵州人说是遭军阀的殃，其实就是遭蒋介石的殃。

二、火拼开始

一九二八年九月，四十三军在湖北来凤誓师，计有兵力：第一师师长杨汉初，副师长谢彬，一团团长刘德一，二团团长王定一，三团团长雷新民；第二师师长张庭光、副师长张耀宇，四团团长张耀宇兼，五团团长×××，六团团长熊占元；第三师师长雷鸣九、副师长龙博爱，七团团长向茂章，八团团长宋绍齐，九团团长谭俊民。还有特种兵种，一共约计十个团。因为官兵多系黔人，一闻宣布回黔，莫不欢欣鼓舞，士气百倍，浩浩荡荡，即向松桃前进。

二十五军探知四十三军回黔企图后，先派第七师师长侯小伯到酉、秀、黔、彭布防，部队陆续增加，共约八团。后改派王家烈为总指挥。王到秀山将要与敌接触，见兵力分散，才向后方集中。大约是九月底到达松桃，驻在县府内，索取县图一看，见宿营地点，右自长兴堡，左至孟溪，约长五十余华里，均在一线上。王用电话问及各部情况，除第七师营附长李俊在龙潭前方率兵两连投敌外，余均安全到达。四十三军宿营邑梅，相距六十华里。此时王家烈决心攻击，派随军到来的酉、秀、黔、彭行财统筹处长罗建雄为指挥官，由电话下达命令明晨拂晓攻击。次晨各部出发，罗建雄由中路黄板到天心坡指挥，两翼分头前进，就在邑梅开始战斗。彼此伤亡相等，四十三军副师长谢彬负伤，二十五军营长赵兴铭阵亡。战到下午，二十五军败退松桃。四十三军以一、二两师追击，以第三师由邑梅分道，经印江、石阡

向镇远前进，是在相机行动。在战事紧张时，此师调回寨英参加火线。

三、首次围攻铜仁，四十三军败退寨英

二十五军由芭梅退到松桃，王家烈继续下令退到铜仁。王到铜后，用电话向周西成提出意见说：“敌人士气旺盛，兵力集中，我军远道而来疲于奔命，不堪一战，不如将前方兵力撤到黄平，后方亦到黄平集中，成为以逸待劳，一仗决战”。起初周西成已同意，铜仁的辎重行李，马上出发。到夜半时，周则变更计划，命王家烈死守铜仁十三天，亲自率队来援。于是将已出发的辎重行李，赶回铜仁，为扫清射界，火焚北门城外居民数十家。

铜城三面临水，不能徒涉，只有东北门之间是陆地，城外有个架梁山，可以瞰射城内。东北门之间的城墙倒塌很多。王家烈集合将领布置守城，立即动手构筑东北门间的坚固工事。研究架梁山守弃问题，决定放弃。东北门间守兵正面，每两百公尺使用一团兵力，重层配备。布置妥后，四十三军先头部队到达，先占架梁山，掩护大队攻城，战斗激烈。一时枪声隆隆，居民关门闭户，人心惶惶。次日以后，又如司空见惯，照常营业。第二天起，四面围困，内外断绝。四十三军的军部在文笔洞指挥日夜猛攻不下，二十五军只是坚守待援。

周西成令王家烈死守铜仁后，次日部队由贵阳开始出发。计有：刘成钧的教导师。江佩璜的模范团、刘明庠团、崇武学校等，周亦随队出发，后方交与犹国才代理。到达镇远，得知教导师二团连长霍荣仲在光头叛变，拖了八个连投敌，周西成有些

着急，仍然前进，到玉屏时，有宋醒团来会合（此团是王家烈由松桃退铜仁时当侧卫，在决心放弃铜仁时，令其不经铜仁直到玉屏）。四十三军探得周西成率队来援，以一部继续佯攻铜仁，其余向开天铺前进迎敌，在尤鱼铺出去石梯子遭遇，战斗异常激烈。四十三军的第一团是黔军勇敢善战的部队，伤亡过半，团长刘德一负伤，营长李正平阵亡。结果四十三军失败，退到铜仁城边，集中攻城，部队向寨英方向退却。王家烈乘机突出，周西成令他继续猛追，又令罗建雄率三团兵力，连夜兼程由松桃绕道寨英后方，周亲率一部到松桃策应。此时周西城希望不打，和平解决，由松桃致函李小炎，大意是说：“现在国家多事，你我不要内江，应该团结互助，向外发展，贵州军民两政，你主一致，我主一致”。此信由四十三军在大兴场失散被松桃县府搜得的上尉军需李树清送去，周西城奖他大洋伍拾元，并许以能说李小炎同意办法时，以县长任用。李小炎并无回信。后来得知此信送到时，直言拜上，李正在开会，认为李树清动摇军心，由烟铺上跳起以手枪打他，经旁人劝止。

四、二次围攻铜仁 松桃县杉木坳大战

四十三军退到寨英时，适第三师雷鸣九亦赶到。虽然兵力增加，得知前有罗建雄的埋伏，后有王家烈的追兵，不得已猛向王家烈反击，战斗激烈，副师长龙博爱挨三枪才下火线，终把王家烈击退铜仁，二十五军五师副师长廖怀忠率队赶到与王家烈会合。

周西成在松桃得到情报后，立即令第七师侯小伯守铜仁，其余由正大营向松桃集中。王家烈到松时，周西成决定改变

战略计划，准备由寨英方向绕道铜仁，以铜仁为据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等待天明就开始移动。次晨部队尚未出发，探报四十三军先头已达麦地营，计算一个多钟头可到松桃，转移不及，马上集合部队向凉亭村方向前进迎敌，在扒院与张桂溪之间杉木坳一带遭遇。双方展开，各显神手，火线由飞灵山延至太平营，长约十里，战斗比过去更激烈。连战三昼夜，真有尸横遍野的现象。现在回忆得起的有二十五军阵亡营长赵景升、左超群、陈金榜、王道等；团长负伤有邓保光，师参谋长负伤有刘瑾伯；四十三军营长陈天全阵亡。在当时估计，光是阵亡就地掩埋的两军共计在千人以上。后来松桃县府运输伤兵到铜，不分敌我，共计三千六百余人。伤亡最重的是二十五军。争夺凉亭坳在山腹战争，前仆后继，死得太多。

五、二十五军侧敌行进的惨败

丙军在杉木坳激战到第三天，双方预备队使用已尽，势成相持，不分胜负。周西成决定实现以铜仁为据点的计划，由左翼猛力攻退守飞灵山之敌，全部由此转移，经构皮寨靠进湖南边界至正大营大道上，与铜城守兵夹攻围铜城之敌。周西成亲自指挥，把敌击由侧面退走，进了铜城。后方部队在运动中，被四十三军在盘市营、马老台、正大营一带，分段截击。时值冰天雪地，二十五军兵无斗志，被缴械者，约达五团以上。团长宋醒、周立民被俘后才脱逃。这一下二十五军的兵力，损失太大。当在杉木坳战争时，围铜仁的四十三军，曾经一度由北门攻入，在青浪街巷战一夜，仍然由北门退出。正大营县佐（即分县长）邹某（云南宣威淌塘人）四

十三军过正大营时逃避乡间为土匪所杀。

六、三次围攻铜仁 二十五军由大鱼

塘反攻 四十三军败走龚滩

周西成转到铜仁时，已知后方部队损失情况，敌人追到穿洞场，第二天令守城的第七师猛攻穿洞场，这师人上了火线两个钟头，全部打垮，师长侯小伯阵亡。周同时得报，大道被敌阻隔，王家烈退不进城，已在马脚岩负伤，向玉屏方向退去。此时由前方退回铜仁的部队，官兵失了联系，三三两两犹如丧家之犬，狼狈已极。所幸后方刘安桢团（两营）由江口赶到。周西成令金汉兴守铜，率刘安桢向玉屏退走。尚未出发，敌已追到，并在北门与守兵开始战斗。周西成亲到北门城墙上与四十三军士兵讲话，大意是解释过去二十五军并无歧视四十三军私人回黔等事。说完才由大鱼塘退走，沿途收容散兵，整编成九个营，派罗建雄为指挥官，马上反攻。当周西成退出铜仁后，四十三军又以一部围城，大部向玉屏前进，参谋长林子贤为指挥官，在田线坪出去汪家溪一带遭遇。四十三军一团一团的使用，遭受各个击破。二十五军教导师在前带起八个连杀四十三军的连长霍荣仲，李小炎早委他当团长，这次也来打二十五军，在火线上特别卖力。二十五军的指挥罗建雄知道是他，出奇兵把他生擒，立即枭首，士兵喊回大半。打到下午，两边相持不下。是夜二十五军参谋长刘继炎、史南侯挑选精锐两排夜袭，利用火线空隙，透过第一线，直达四十三军指挥部猛攻，同时全线冲锋，一下就把四十三军打垮。四十三军副师长张耀宇负重伤，死于江

~ 6 ~

口，营长吕士勉阵亡。

四十三军失败后，向铜仁退却，集中攻城部队，续向江口退走。周西成追到铜仁，派叶信美、陈军模两营由退到铜仁的松桃县长王泽生指挥恢复松桃，其余跟踪向江口追击。松桃驻有四十三军的李明忠部，王部到时，李不战向沿河退走。四十三军退到江口，续退沿河。在江口县出去数里小江口处设伏，击毙二十五军指挥官罗建雄。周西成跟踪追击，四十三军到沿河复退龚滩。在龚滩朝天观又打一仗，二十五军损失弹药辎重一部。此时周西成希望和平了结战争，派参谋刘伯瑜当代表与李小炎接头，李不惟不纳，反将刘伯瑜杀丢河中。

七、周西成回省 李小炎上云南求救

周西成看到李小炎的力量不大，但又不能即时解决，就决定令师长廖怀忠驻防沿河，本人转回贵阳。到下几天，李小炎挑选精锐千余人，由印江、石阡到黄平，沿东大道直达贵定。省方恐急，派参谋长史南溪率教导师、模范团、武装警察、崇武学校等来打，正是一九二八年旧历三十夜这天，在贵定出去棕杷街打一仗。二十五军先头部队失利，后方继守观音山。李小炎来攻击，负伤败走，绕道紫云、安顺州，由盘八小道出黄泥河直到昆明，求龙云相助。龚滩余部由雷鸣九率领移驻秀山进窥松桃。周西成令车明翼率周一民团先到松桃改编叶信美、陈军模两营后，向秀山进攻。此时滇军已动，雷鸣九退走婺川、后坪一带。

八、周西成阵亡鸡公背 李小炎

当了十八天省主席

一九二七年周西成曾经联合过龙云的敌人胡子嘉、张汝骥两军打过龙云，在曲靖被龙云打败退回。这次李小炎兵败求教，为泄胸中之愤，慨然应允。一九二九年旧历四月，龙云派张率春、朱小东两师归李小炎指挥，直攻盘县，驻盘二十五军师长黄丕谟退走，直到关岭八楞桥鸡公背一带择要布防。周西成得情报后，即日率队出省，经安顺、镇宁达到鸡公背。大约是四月中旬，李小炎率滇军攻击，激战半天，滇军一部迂回到二十五军后方，前方动摇，战斗正在特别激烈时周西成阵亡。一时部队混乱，造成无秩序的乱跑。李小炎直追进贵阳，二十五军全部退到遵义。李小炎到贵阳后，就当起了贵州省主席。后来战事平静，二十五军在鸡公背葬有周西成的衣冠墓，至今还在。

按周西成之死，并非敌弹命中，实系身边的人所为。原因是：袁祖铭在常德死时，马怀忠这师是在湘西洪江，周西成派人接头，马怀忠将这师带回贵阳，编入周部。可是周西成一向用人多疑，把马怀忠兵柄解除，委他当贵州公路局长，马怀忠既入圈套，不敢不从，而胸中含愤莫可言喻，从此就布下对周不利的祸根。马有一亲信年少的副官，保他进周西成所办的崇武学校，毕业时经周亲选当他的随行副官，其人机警善待，周更亲信。马怀忠与李小炎关系非常密切，当战事发生前，马与此副官密谋有机行刺，许以事成重赏。因此在鸡公背激战混乱时，乘机打死周西成。每到前线，周西成都穿有御弹马夹，所以他的伤痕是由侧面打进。后来此

副官向马索取奖赏不得，将此机密泄露，一时街谈巷议，议论纷纷，外人少有知其底蕴。

二十五军退到遵义后，整编部队，举毛光翔为总指挥。利用李小炎与滇军内部矛盾，反攻贵阳。同时滇境发生事故，龙云亲到安顺把滇军调回，李小炎不支，退出贵阳，李小炎在贵阳共计四十三天，奉委当主席十八天，当时有个童谣：“民国十八年，汉字十八圈，来个十八子，坐了十八天”。可谓巧矣。

九、李小炎败死香港 王仲云继承衣钵

盘县遭殃

李小炎失掉滇军靠山，二十五军反攻贵阳，力量悬殊，向西路退走。经安顺、关岭、兴仁、兴义，又到云南。二十五军的指挥官柏挥章追到兴义停止。毛光翔到贵阳，上台当贵州省主席。李小炎到昆明后，残部不多，经济更是无着，常受部下的热讽冷讥，且遭龙云白眼。不得已把四十三军的关防印信交与王仲云，离开昆明，前往香港，在此穷病交加，于一九三九年夏，呜呼哀哉，死于香港。前后约距一年，周李同归于尽。

盘县王仲云者，是一个失意军人，在省住家。当李小炎上台时，捧捧场面，博得四十三军点编委员长头衔。并随李小炎出走昆明，李小炎把关防交他后，打出副军长招牌，在滇不能立足，而四十三军残部副师长龙博爱、团长宋绍齐等，又不服他指挥，拖到威宁、纳雄一带，王仲云成为光杆司令，才委盘县江上王小舟为旅长，响水邓云阶为司令。省方听到他在捣乱，才派指挥官魏金荣来盘县驻防。魏金荣是二十五军

的部队，邓云阶是四十三军所委，当然水火不容，因此一九三零年邓、魏才在盘县战争，盘县遭受严重损失。详情已载在盘县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7页，兹不赘述。

十、收拾残部 军事结束

四十三军龙博爱、宋绍齐等拖到镇雄的水田坝时，宋绍齐先死，毛光翔利用水田坝的恶霸郑少尧把他解决，龙博爱身死，其余有的缴械，有的受编。后来毛光翔委郑少尧当团长，带到贵阳。在铜、松作战时，四十三军失散在梵净山一带的官兵约五、六百人，一九二九年腊月，攻进江口把县长赵建英杀后，拖到秀山会合雷鸣九部。一九二九年谢彬由汉口回铜收编，带到湖北，改为伪中央八十五师。至此贵州军阀火拼才告结束。

王泽生

吕麟书

喻仲衡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九日

盘县解放前两个贪污县长

—— 一滑一笨

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罪恶，罄竹难书，旧政府官吏的贪污，已成普遍现象，而直接亲民的县长，其贪污尤为擢发难数！现在所写的是盘县解放前，短短十年期间的两个贪污突出的县长，一个是手段圆滑，名利双收的李剑青，另一个是颠预拙笨，赔脏倾家的潘超世。

猾吏李剑青的事实

李剑青是江苏省淮安县人，吴鼎昌任贵州省主席时，被委盘县县长，民国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间到职，民国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六年）秋季卸任。在任事实，分述如下：

一、抗战期间，军队来往频繁，李剑青对过境客军，皆有招待，凡军职在团长以上者，必亲身接待，留至县府，盛宴联欢，殷勤迎合，无微不至。闲谈之际，或明或暗，流露盘县剿匪，缺乏武器。于是受招待的军官将领，临别留念，自动赠送枪枝弹药，为数不少，且多为新式良品。李得到这些枪弹，则定价转发县属各区、乡、镇长，而下属的区、乡、镇长则认为足县长青睐，自应借此报效，遂欣然接受，

迅即如数缴价（估计这些枪枝不下五百支）。得价约值现洋拾万元。

二、旧政府的县长，一般以到任之初，出卖县内区、乡、镇长和仓库主任为贪污手段，但李剑青则以保留原任区、乡、镇长和仓库主任为贪污妙法。因原任人员感激新县长之不予撤换；所报效的金钱，当然不会低于新买价格。在李剑青第一步不会有被攻击为出卖区、乡、镇长、主任之贪污口实。第二步尚可诤示“用人无私”。但这些区、乡、镇长和主任之罪恶，原已周身是疮，经常有被人民控诉，或其同类互相攻诘揭发者，于是上司李县长叫勤务兵电话传语该被控告的某区、乡、镇长、主任，以县座有要公面商，迅即进城。及至到城，李出示控告原件，表面尚属垂询真象是否被冤。经被告下属自觉自愿“进贡合格”之后，县座给予指示训斥，即可要公完毕，仍回原职。若果原告不受被告疏通或恐吓，而继续控告，纠缠不解，或所犯罪恶，难于掩盖，而被告能够“报效”，则以调职了事。纵有无法留职或调职者，仍不会埋怨其上司县长李剑青。

三、旧政府征收军粮，按规定应发给民夫运送口粮，作证报销。但盘县並未实行支給，民夫运粮，概属自带伙食，而李则向省政府照规定标准，捏造报销，吞没巨款。李剑青贪污这笔口粮，估计折合现洋伍万元。

四、抗战期间，公教人员配发食米，按月向县府领取拨粮凭证，持向仓库取米。但在填发拨粮凭证时，对于盘南地区的员工，则填给向盘北仓库取粮，盘北地区的员工，则又填向盘南仓库，使其相距甚远，而盘县山地辽阔，南北相距为二、三百里，即令果然取得食米，也不敷运费，耗时等

待，尚属其次。若两地员工互换拨证就近往取，则付粮仓库诿称尚无现米可付，若目视满仓现品，则又诿称并非公教食米，现存仓粮，须留供别用，恪守上级规定，专粮专用，不敢挪付。久之，大家都知道是公开舞弊，只得贱价出卖拨证，不仅略得“实惠”，且免除许多烦恼闷气。于是李剑青使其爪牙代为贱价收买拨证，然后由李汇交各该仓库，代按市价折卖现款，（各纳粮户照市价折缴欠粮，比交实物时之浮收、措勒、延擱，仍属方便有利）。而且李能将拨粮仓库由县财政科改拨为粮食市价较高之仓库付粮代折，以赚高价，此外，则当时的区、乡、镇长，明知所得食米拨证，自己不易取得实物，拨证卖价又低，于是多数不得不做“全情”，不向县府领取拨证，作为报效县长。因此李剑青所得食米报效及收购赚利，两项数字，实非小额。

五、盘县原已早向省府呈报烟苗禁绝，乃忽有盘北的陈乡长查获烟苗一背箩，即派一乡公所职员送到县府请奖。殊不料县长李剑青传见该职员进府，立即“奖赏一顿拳打脚踢”，大骂该员所送亲者乃为猪草，并非烟苗，实属该乡长指驴为马，诬陷良民，欺瞒长官，非严处不足以申国法。该乡职员被打逃出县府，惊恐万分，连夜回乡密报；陈乡长当时虽明知指驴为马者确是李县长而非本身，无奈遍身“疮痕”的旧乡长，不知究竟是何“疮毒”发着，怎敢反抗县长申辩是非，于是密保内幕，迅速敲索偷种烟苗者，挤齐巨额“包袱”，进城请求绅士疏通县座，然后“进贡”了事。

六、盘县富商苏东林杀死胞妹命案，苏东林原已使用大量金钱，贿托王仲云、吴仲衡、冯子夫等士绅向县法院及李县长活动，企图搁压不理此案，但王等向李剑青空口说情，

而王等则吞睛分赃，李知悉内幕，暗召苏东林面问，即亲口表示，不要酬情，必定替苏设法，而嘱苏向王仲云等索回前款，不准短少惜情。结果王仲云等原封吐回，而苏东林逍遥法外。李县长表面未要苏的分文，但苏东林不惟感恩戴德，亦且“做贼心虚”，暗中汇了一笔巨款往贵阳交李剑青的太太，而专情贿赂嘱托于预公事为享乐腐化的卸任专员王仲云，仍始终不明白其吐赃之如何造成也。

七、省政府派到盘县的禁烟视察刘专员，因当时双方对于贿赂表面均当顾虑，李剑青采用招待陪打“麻将牌”的方式，达到禁烟专员称赞县长。其方法为专员到县，李剑青安排王慕尧、杨维和等几家富商巨贾，逐日轮流欢宴刘专员，坐席前后，即由被暗中商定的张瑞伯、王开义、傅仁德等人奉陪专员牌戏消遣，戏时尽量让专员合牌，合大牌，陪者则以输钱为完成“任务”，若遇专员牌坏无法合下之时，则必设法打至牌黄（即不分胜负，另行洗牌，重新作战）；陪者每天均赞“专员手运很好”，或“真是专员手运”。结果专员饱载而归。经过如是几天，专员腰包所增法币，数量达到李剑青准备贿赂“标准”，于是皆大欢喜，公务也告段落。

八、李剑青以招待省府杨主席而由撤职县长获得留任的回天手腕，颇为曲折复杂，再加缕述：

1.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夏秋之间，杨森接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李剑青则是前任主席吴鼎昌委任来盘，非杨系人员，遂被省政府委员会议通过盘县县长李剑青撤职，另委杨系亲信赵某接充。消息公布，李剑青积极办理移交。新县长奉委起程来盘，途经晴隆，闻知杨主席出巡西路，赵某为了躲避招待上司杨主席的花钱费力，逗留晴隆。

杨主席到达盘县，由等候移交尚未离任的旧县长李剑青办理欢迎。

2. 李剑青虽已知被撤职，尚不能确定其后任何时到盘接收，闻知杨主席即将出巡西来，一面准备办理移交，一面准备欢迎杨主席。

3. 为了准备欢迎，立即专派得力亲信人员，分赴安顺、镇宁、晴隆各西路沿县，秘密探访各该县招待详情，以及杨主席的一切作风，迅速汇报，作为参考，以便着手办理招待。

4. 公路两旁，自县境三板桥至县城，所有不堪入目的树木、瓦砾、概行事先砍除清扫，对于县城街道的大扫除及经常清洁，更不待言。

5. 杨森到盘之日，齐集全城机关团体职员、中小学师生、士绅，均在城郊小观音寺，鹄候欢迎。李剑青本人，则远出城外五十里之英武寺，丰宴洗尘。

6. 杨森行辕设于县政府内，杨森寝室、会客室、办公室，概用最新美式器具布置，各室地面，加铺地毯，陈设尽量辉煌华丽。

7. 杨森饮膳雇用盘县名厨邓某等，精心备办，中西俱有，山珍海味，银耳燕窝，无不齐全。

8. 对于招待，李剑青除经常亲身侍候杨森左右之外，还抽空分身向杨森的六小随员，以及伙马夫役，概行同样热情招待，不让一人略感向隅，并且事先布置县城所有面馆、烟馆，均由县长付款包定，指派亲近属员，分别招待，陪伴杨森上下员役，前往小吃、宵夜、过瘾。

9. 杨森将到机关学校视察，李即先行通知各该机关学校，加速尽量布置整洁。

10、编造盘县士绅名册，缮呈杨森，以备召见垂询，而盘人之荣列册内者，如登龙门，身价陡增，自然感戴县长。于是选定盘绅谢玉书在家布置待主，恭候主席光临。采访民情，主席也就饱闻盘人歌颂李县长之“德政”矣。

11、杨森行辕虽设于县政府内，而县政並未影响，县府职员服装整齐，按时上下办公室，办公告假，积极进行体育活动，强健身心，所有职员，均表现欢欣愉快的气象。至于办理移交的部份人员，则加夜班。

12、李剑青对于办筵主席饮宴的厨师，每于做菜时间，给予慰劳，和颜悦色向厨师说：“你们辛苦了！”随手递出外国香烟每人一支，接着又从怀中取出整包，各送一包，声明以备空闲时候抽抽。

13、杨主席经过三天的视察访问，身受李县长的周到侍候，及其左右上下人员的交口称赞，遂于将离盘前夜，发下手令，取消省政府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改为李剑青留任盘县县长。并同时发表新委盘县县长赵某，调充普安县县长，原任普安县县长某氏，则予撤职。手令虽未提明原任普安县县长被撤原因，但据悉内幕者称，则为不善接待杨主席所得的结果，遂证明李剑青以招待而回天术妙也。

九、李剑青对待盘县士绅的软硬兼施，略述如后：

1、本县曾任陆军少将兴仁专区行政督察专员的王仲云，有胞弟王艺圃乃国民党中央委员兼甘肃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李剑青初到盘任时，对王极尽奉承，随时踵府候安。王的岳老太寿期，李虔备数桌丰盛酒席，亲送拜寿，留于王府，代接宾客，人散方回。对于王的弟兄子侄，大小职位，均有安顿。所有嘱托，无分曲直，一律照办。及至王艺圃坠马